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上卷一·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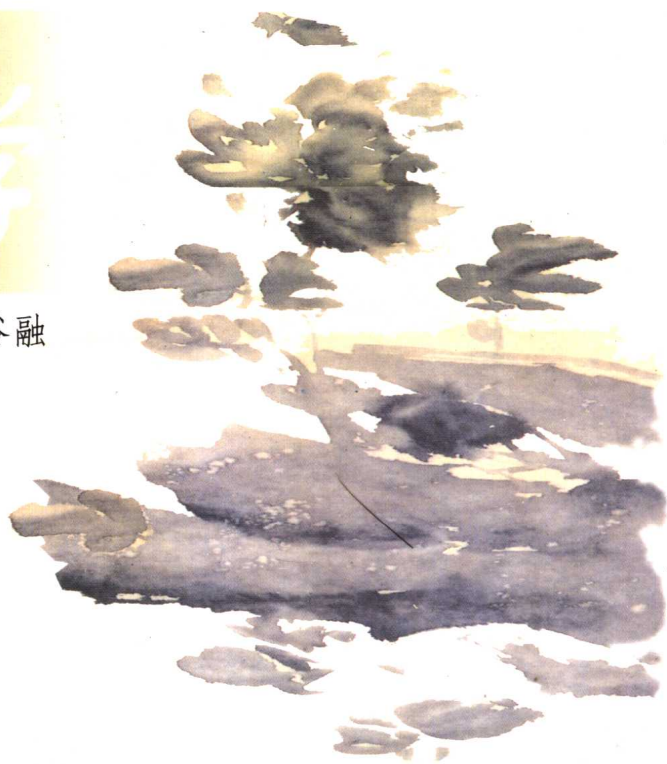
(1917—1949)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

文学

主 编 钱谷融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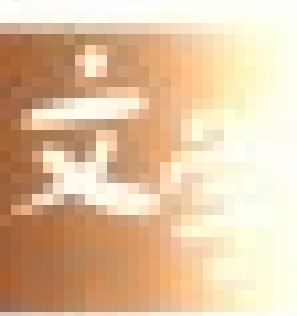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1919—1949
1949—1979

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

主编 袁鹰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上卷一·小说
(1917—1949)

主 编 钱谷融
副主编 王铁仙 汤逸中 陈子善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卷(1):小说:1917~1949/钱学融主编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. 10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

ISBN 7-5617-2116-1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-高等学校-教材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8556 号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上卷一·小说

(1917—1949)

主 编 / 钱谷融

责任编辑 / 夏 玮

封面设计 / 高 山

出版发行 /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)

印 刷 /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 24.25 字数 590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3 年 4 月第 8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7-5617-2116-1/I·209

定 价 / 29.00 元

编委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铁仙(华东师范大学)

叶子铭(南京大学)

汤逸中(华东师范大学)

孙中田(东北师范大学)

孙玉石(北京大学)

杨 扬(华东师范大学)

吴小美(兰州大学)

汪文顶(福建师范大学)

陆耀东(武汉大学)

陈子善(华东师范大学)

范伯群(苏州大学)

贾植芳(复旦大学)

钱谷融(华东师范大学)

黄修己(中山大学)

樊 骏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书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，共二卷四册。上卷选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，下卷选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。每卷分两册：（一）为小说，（二）为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。各按发表时间先后为顺序，但一个作家同一体裁的作品则相对集中，以便于教学。

二、本书所选篇目，都是“五四”以来各个时期各种流派风格的优秀作品或代表性作品。通过教学，使学生提高分析、鉴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，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。考虑到本书篇幅不宜过大，有些流派的作品尚难一一照顾到，多幕戏剧只能选收其中一幕或作存目，长篇小说、长篇叙事诗、较长的中篇小说，一般作存目处理。

三、本书所选篇目，都采用最初发表或最初出版的版本，以显示历史原貌。其中有些作品，作者后来作过修改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最初发表时有所提高。有些作者希望采用修改后的版本，但为了体例一致，只能请作者谅解。基于这一原则，如郭沫若的《凤凰涅槃》，采用了发表于1920年1月30日至31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的最早版本，其中的“凤凰更生歌”虽嫌拖沓，亦一仍其旧；又如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采用的是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1956年9月号的最早版本，虽然这一版本是经《人民文学》编辑作过某些修改的，但考虑到作为文学现象，它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坛上发生了实际影响，故仍采用这一版本，教学时可与作者后来改回来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参看。选入的台湾作家的作品，目前直接取最

早版本存在困难,故于文末除标明最早发表处外,又标明本文选自何处。又,本书的注,也都是最初发表时作者的原注。一般说,经过修改后的作品,在各大学图书馆里不难找到,教师在讲课时,可视需要,比较最早版本和修改后的版本的异同。

四、本书选目曾经过编委会的多次讨论。选目若有不当之处,敬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狂人日记	鲁 迅(1)
阿 Q 正传	鲁 迅(11)
在酒楼上	鲁 迅(46)
眉间尺	鲁 迅(55)
沉 沦	郁达夫(72)
迟桂花	郁达夫(105)
缀网劳蛛	许地山(134)
酒 后	凌叔华(152)
潘先生在难中	叶绍钧(158)
竹林的故事	冯文炳(175)
桥(存目)	废 名
拜 堂	台静农(181)
黄 金	鲁 彦(187)
莎菲女士的日记	丁 玲(204)
太阳照在桑乾河上(存目)	丁 玲
在贵州道上	蹇先艾(242)
上元灯	施蛰存(258)
春 阳	施蛰存(265)
刀 柄	王统照(274)
为奴隶的母亲	柔 石(289)

- 丈 夫..... 沈从文(311)
- 边 城..... 沈从文(329)
- 啼笑姻缘(存目)..... 张恨水
- 家(存目)..... 巴 金
- 寒 夜(存目)..... 巴 金
- 春 蚕..... 茅 盾(405)
- 子 夜(存目)..... 茅 盾
-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..... 穆时英(427)
- 山峡中..... 艾 芜(449)
- 九十九度中..... 林徽因(465)
- 蓁竹山房..... 吴组缃(484)
- 八月的乡村(存目)..... 萧 军
- 断魂枪..... 老 舍(492)
- 骆驼祥子(存目)..... 老 舍
- 鸳鸯湖的忧郁..... 端木蕻良(500)
- 死水微澜(存目)..... 李劫人
- 鬼 恋..... 徐 訇(510)
- 华威先生..... 张天翼(563)
- 在其香居茶馆里..... 沙 汀(571)
- 呼兰河传(存目)..... 萧 红
- 小城三月..... 萧 红(586)
- 受苦人..... 孔 厥(609)
- 乡亲——康天刚..... 骆宾基(616)
- 小二黑结婚..... 赵树理(639)
- 金锁记..... 张爱玲(654)
- 倾城之恋(存目)..... 张爱玲
- 荷花淀..... 孙 犁(696)

伍子胥.....	冯 至(704)
财主的儿女们(存目).....	路 翎
果园城.....	师 陀(755)
风萧萧(存目).....	徐 讨
围 城(存目).....	钱钟书

狂人日记

鲁 迅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—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

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，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，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，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

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？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

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